

庫文秋春



印金撈

琪石 · 寂沈

撈金印

沈寂・石琪



春秋雜誌社發行

春秋文庫
第一輯之四

撈金印

每冊定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人：沈寂 石琪

發行人：馮葆善

出版者：春秋雜誌社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九二二三三四號

印刷者：啓智印書館
上海西門路天和里十九號

總經售處：

上海

山東路
二〇二弄

天下書報社

目錄

盜馬賊·····	沈寂(一)
大草澤的獷悍·····	沈寂(一一)
鬼·····	沈寂(二一)
仇恨·····	沈寂(三七)
驃狗頭·····	沈寂(五五)
敲榔榔的人·····	沈寂(八一)
撈金印·····	沈寂(一〇一)
什利海的薄暮·····	沈寂(一二二)
燕子張七·····	石琪(一二七)
烏赤別里山口·····	石琪(一三九)
黃土隴·····	石琪(一五三)
大雜院·····	石琪(一七一)
拉駱駝的·····	石琪(一八三)
天涯篇·····	沈寂(一九七)
夜行記·····	石琪(一九九)

代跋

盜馬賊

草原上。……

「味，老阮！」黑陰風在後面嚷着：

我趕快勒住皮韁，從肩上橫了臉，斜眼向後看去，見他把韁繩咬在嘴裏，一面撩起衣衿，兩手探進去束褲帶。

「熬不下去了？」我笑吟吟對他說，把馬放緩了讓他趕上來並行。

「一整天沒打尖哩！」他嗽出下唇，指指肚子。

「你還不及牠，」我尖起嘴朝馬頭一掬，「也一天沒餵呢。」

「噢！誰不知道你「拳毛蘆花」的威名哪！」

我把屁股欠起，右手舉到了眉際，向遠處瞭望。

「前面有燈點子，是村莊了。」

黑陰風嘴裏「喂，喂，」的搖了十來個頭，兩手幫着揮搖。

「唔？」我向他一看。

「息不得，你的「拳毛蘆花」更露不得臉。多少好馬傷在那西崗村的手裏！」

「有馬賊的？」

「出名吶，西崗馬賊！」他抬高頭頸，用手指抓著。

「……。」我又向前一望。

「上過『釘』的在天外談起來，哪個不拍腿搖頭，他奶奶稱聲利害？『盜馬不見人，馬奔不聞聲』！嚇，看上了眼，白天也會動手！」他雖我不響，就翻出以上的話來，八分兒是挑釁。還順着話做出應有的手勢。

我冷笑了一下，默默夾緊兩腿，韁繩向後一提，潑刺刺 掃去，身後飛起一陣沙塵。

「呸，呸！老阮，」他趕上來一路喊，「我並不『急』你，是真的咳！」

我偏過身瞅他，「真的？」

他嗽出厚下唇，點點頭。

我立刻把眼珠一翻，「那更好！」說罷，重又急急打着馬兒，向西崗村飛馳而去

一瞥新月，眉兒眼似的，又像剪下的手指甲。

我們把身體伏在馬背上；大地在馬蹄下很快地向後退去。

走近了，村首的一家，屋頂上撐豎一根竹桿，高高懸個燈籠，亮着一點紅。黃土牆上歪歪咧咧寫着「西崗客棧」四個大黑字。

我翻身躍下馬來，一手攜着馬韁，向黑陰風一歪嘴，示意他去叫開門。他無奈地摸摸絡腮鬍子，大脚大步跨上石階，張大手掌，拍，拍 打着門。

等了一回，還不見來開，黑陰風上了火，一掌頭敲去，「呸，裏面死絕了？」

「哦，哦， 來囉。」裏面傳出了人聲，咿呀開了門，門縫間先閃出一條成扇形的亮光，遂即鉤出一個頭來，「爺兒是宿店嗎？」

「誰還來招親？咄，門開大了！」黑陰風一脚踢進去，兩手撐住腰，停在門檻上，把拇指向後一

翹，「快給爺們溜馬去！」他放出一貫的神氣來。

「哦，哦：『老闊邊應，邊登出來，』嚇兒，嚇兒」的喚着馬。先將黑陰風的馬攏向馬槽檔上，結了韁，等拴到我的馬時，不由的驚奇地喊出一聲：「嚇，好馬！」

黑陰風示意地向我一斜嘴，眯眯左眼皮。

我回鑒一下，會意他。

老闊彎了腰鬆去馬肚帶，理下鞍子，拍拍馬肚，一連聲：「好馬，好馬！」

「好馬又幹嗎？想貪了去？」黑陰風立刻虎下臉，把插在腰帶上的「鐮月刀」向前一托，咄喇喇出聲。

老闊涎下臉訕訕地笑，「我怎麼敢，老爺？Hee，Hee。」

：跨進門檻，靠壁就是張方桌，放有一盞燈，隱隱照亮了掛着的關帝像。兩向依着座椅。桌的那邊立着一個女人，很年輕，個子矮矮的，下半身被桌子遮了。在光暈下，祇見嫩藕膚皮似的臉蛋，血色鮮旺；兩個眸子滿黑滿圓，怪熱情，怪靈活。見我們進去，就停止抹桌，說：「爺們快坐下息息腿。」

黑陰風搔搔鬚子，他見了女人就沒法使勁兒。我把「七寸子」向腰邊一勒，左腿攔上椅子，對她一抬手，「外向的是你爹嗎？」

「他嗎？喂」立刻搖搖頭，含羞答答地，「是當家的。」

我們面面相覷，沒想到這末標緻年輕的女人就是老闊娘。一朵鮮花插在牛糞裏！

老闊兩手捧了馬鞍進來，彎起腳跟推上門。黑陰風一竄步趕去，向他背心一拍，「呸，把門打開着！」一手扳住門沿，彈出眼珠。

「開，爺們說開，就——開哩！」老闖娘拾拾下頰指示她丈夫，大眼兒在我們三個臉上溜來溜去，過尖呢。」

我覺得黑陰風太過了份，應該打破這局面，就把話岔開去：「老闖，弄些好吃的來，咱們還沒打過呢。」

「哦，哦，我去打水給馬槽，春姐，你服侍爺們吧！」老闖提了水桶出去。我目送看他背影。

「您爺坐呵！」她見黑陰風站着，連忙讓開身來一面說：「這兒正有熟雞，爺們吃嗎？」

「雞嗎？配口，」我把食指在鼻下一劃，「不過要像你那樣，雌的。」

大家笑起來，她拉出插在脅下鈕扣裏的丁絹，攔住口，吃吃地笑，「您爺怎和我鬧笑？」說罷一扭身，進入後面廚房裏去了。

我見沒有人，就向黑陰風一招手，壓下嘴，附着他耳根說：「你怎麼這般露急相？」

「不是爲你？你的「拳毛騧花」呵！」

「傻勁兒，我怕了還趕到這裏來？」我聽見外面馬槽上倒水的聲音，抬耳一聽，又接下去，「別急，瞧今晚咱——」

老闖進來了。黑陰風搔搔頸子溜開去，我也假裝閒暇的反剪了手看房屋。一抬頭，就是個攔樓，一部梯子靜靜地擱着。攔樓下面有兩張桌子，和我這裏一張成三角的放着，想都是爲客人吃飯用的。

老闖走進廚房換了幾把草出來。

「呔，咱們的坐騎吃你奶奶的雞巴草？」黑陰風撇手搶過了，擲在地上一踩。老闖呆了。

「豆子有沒有？牠們不吃草。」我向他解釋。

「豆子？」他向我看，又回過頭向立在廚房門口的老闖娘不恤地眯眯眼。

「你媽拉格穩，「拳毛齋花」要吃草？噉甚麼！嚇，讓你知道知道……」他把手指向我一翻。我曉得他又耍我誇口，急忙對他雲雲眼，他却誤會我，以為要他說下去，就一個字兒，一個字兒哼出來：「他是老——阮！」又自己拍拍胸口，「區區黑陰風！」

老關連忙先向他一躬身（顯然他很聰易），然後朝我拱拱手，「是阮爺！失禮，失禮。一看您爺的馬兒就知不凡。」

黑陰風大眼一彈，「又是馬兒，馬兒！」

「去！去！」老關娘走出來，把她丈夫一推，「快炒豆去！」又轉向我，「阮爺，您肯到這兒來，咱們店運要增三分光哩！」

「我是爲你來的啦，老關娘！」我掃掃下巴打趣她。

「你又要我咯，」他向我嫵嫵一笑，怪嫵媚的，「別開口老關閉口娘，多炙人，乾乾脆脆還是「春姐」一聲，不省麻煩嗎？」

「春姐兒春，小心鬼動，哈，哈。」

她把眼睛含笑地不知怎麼轉了一下，怪可愛地做了個表情，把小舌尖兒伸出來思索的慢慢舐著嘴唇，「阮爺，我去拿菜去；哦，還替你燙著酒呢，您一定喝罷？」

黑陰風在那邊一楞，向我一瞷，我心裏有數，却故意啞啞嘴：「好，好，春姊，你真摸得我心脈

她又一笑，拐進廚房去。黑陰風對我輕輕「咪」了聲，一面撲身過來，「別中她美人計哪！」

我默默地摸摸下巴，不理他。

她托著盤出來，把碗盞擱到桌上，斟了兩杯酒。

「春姊，你先喝，來，來，」我把酒杯遞到她嘴傍要她喝。江湖上「黑手」的事我熱得發透，他們常在酒內放進暈迷藥「海海的迷子」進去。這次，自然更不粗心，方才黑陰風的楞勁也爲這。

她很快就喝了，又替我斟了一杯，一面眼淫淫的看我。我翹起頭向廚房門口瞧瞧，「怎麼豆還沒有炒好？春姐，你去幫吧，我的「拳毛釐花」不能挨餓。」

她被我催走了。我趕忙把杯中的酒在桌下一擦，斟上一杯茶，再把竈裏的酒倒進茶壺裏去，剩下幾兩。

他們合拾了一小桶拌糟的豆出來。我昂起臉一口喝完杯中的茶，嚥嚥嘴，「啊！好酒好酒！」春姐笑着說，「爺們多喝些！」說罷抬出去了。

黑陰風尖起嘴，忍住笑，使下頰顫顫地抖動，朝我讚佩似的點點頭。用手指抓塊雞伸出舌頭，放上去，朝裏一縮，咕咕而咽。我自己倒了酒，又替他滿了。兩手用力地把面頰搓得發紅。

「春姐哪，」我一見她進來，故意擰手梘脚的裝做醉樣，假聲打酒噎，指指臉，「我面也醉紅囉！馬兒在吃了罷？呃呃 真是一匹好馬呢！多少馬賊看中眼，呃呃 嚇，誰盜得走！咳，別把門開了，關，關！怕甚麼？誰偷得掉我的，呃，呃，我的「拳毛釐花」？是嗎？是嗎？」

「是啊！」她走近來，手把搭在我肩上，輕輕一捏，「誰不知您阮爺的利害！」

我含了大口的酒，握住她小手，向她臉上吐一口暖馥馥的酒氣。她嗯嗯 的扭開臉，用手空搵着鼻子，「阮爺您醉囉？」

「春姐！」老闆走進廚房又回出頭來喊。我拉住她不肯放。她掬掬嘴，輕聲輕氣對我說：「等會來伴您！」一撇身，腳跟不着地的跳進去。

我向黑陰風做個手勢，他連忙把手中的雞腿滿口一塞，斜彎了腰，把手放在耳根上，依舊悄悄聽

。一會兒撲過來說，「那春姐對老關說：『作死作活全爲你，還發你王八酸！』」嘻，嘻，他吃醋哩！等一會，他又去聽了回來說：「混蛋說今夜上高了運！」……老阮，你得算細！……」

我聽得裏面傳出腳步聲來，就一把推他坐下去。

「阮爺怎麼不喝了哇？」出來的是老關，弓背彎手做出恭維的樣子。

「醉了，醉了，老關！黑陰風你怎樣？」

他也故意大了舌頭，含糊了聲音，「唔，唔——」

「睡了罷，」我又說，「明天得趕尤村呢！」一手攀住桌沿，跌跌衝衝要站起來。

「阮爺要睡了？不多喝些？」春姐趕出來，握起酒壺搖搖，覺得很輕，就嘴角上帶着笑，「好，到上面睡罷。」

上面？嚇，十分事露了八分意。

「好罷！老關，當心我的『拳毛蘆花』？拜托，拜托！」拱拱手，叫了黑陰風，攔左攔右地爬上欄檯去。春姐走在前面，手裏拿盞黃澄澄的小油燈照亮。替我們鋪了草，老關在下面擲上兩條被來，好手勁！

趁她忙着的當兒，向四面細細留心。一些傢具也沒有，只堆着有大疊草束。右邊牆上一個露窗，我走近去，伏出身去看，下面正巧是馬槽。我的「拳毛蘆花」在噴鼻子，用尾巴拂刷着身。天空的彎兒月還是半眼開半眼閉的。這塊窗外，煞好一幅風景畫。

春姐來催我，我搖搖晃晃的走到草鋪上，一橫身倒下，解去「七寸子」，笑淫淫向她說：「春姐，你不伴我睡？」

她蹲下來，一面替我理被子，替我解靴子，一面安慰我：「等他們都睡熟了，我上來，噢？你先

乖乖睡下吧，誰你吃得醉醺醺的。」說罷擰我一把臉下去了。

黑陰風和我睡在一頭，小心地說：「老阮，你驚醒些，我不行了。」他眼皮吊着吊着地想睡去。我悄悄地的掀開被子，重新套上兩靴，掛好「七寸子」。

屋角上，小油燈的細煙口，冒出半尺來長的黑煙，火焰被從窗外吹進的風吹得突突地跳，怪耀人眼光。

我細心的聽下面動作；他們忙着把桌子併在一起，想是睡在這上面。等了一回，老闖先出了聲：

「醉了？」

「不輕聲些兒，冤家！」下面的話就一聲重，一聲輕了：「不見酒喝了？……老阮狼……那……拳毛：花等，今兒非。」

「可是你方才太那噠。」老闖又提起方才的事，馬賊總是賊腔。

「我把他迷？」

「咳，我們說他，會不會聽見？」

「醉了！」

黑陰風骨碌碌翻個身，真的睡去了，九豬樣的大聲打鼾，把話聲壓沒了。我只得輕輕撥開稻草，一手揪沒右耳，把左耳貼着地板聽。是老闖的聲音：

「上手早：等三更 你要。」

三更！成老規地是犯罪的更點。我奔南闖北，白刀進，紅刀出的事經過得多，盜馬賊還祇初會。今夜遇合，有他沒我，有我沒他。下他把毒手，札，札，二刀，也替馬客們除害，可是那春姐呢？怪可愛的，又俏又野，江南草原上別有第二人想，可惜嫁給一個盜馬賊，就一輩子染了丐氣。我一定要

想法，她救出去：

蹣上眼皮東想西想。油燈點完了油，自動熄了。

遠遠響着金屬的鑼聲，噹……噹，噹 三更！

我的眼在黑暗中張大起來。

下面也有了響動，好像有人在起身穿衣服。

我一骨碌翻起，用脚尖走到窗前，背貼了牆斜眼橫下去看，馬兒還是好好的在拂着尾巴。

等了好一刻，一些也沒有動靜，我奇怪起來，蹣手蹣足走到欄樓沿邊，向下用神看。只見一個黑影在門旁蹣上蹣下撥水，然後輕輕把門開了，溜出去……

我急忙又回過窗口貼身看着，咦！除了兩匹馬外，空無一人！我奇怪起來，方才明明看見一個人從屋內閃出去，怎麼會沒有呢！我立刻記起了黑陰風那句「盜馬不見人」的話來，不由得心頭一急，難道共我相處了三年，赫赫江南的「拳毛蘆花」眼睜睜被盜去？我睜大了眼對牠不放聲的望着。

出乎意外之意外，還奇蹟我這一輩子決不令忘掉；只見在那「拳毛蘆花」的肚子下伸出一隻手去解馬韁！

我生死不顧的從窗口一縱身跳下去，一着馬背，就蹣足蹣在上面，一些不出聲！同一時刻，只聽得馬屁股「拍，拍」兩響，牠飛也似的向前奔去，馬蹄着土不聞一怎！我閉住了氣，簌的拔出「七寸子」，彎下了身，向馬肚下札札兩刀，只聽得尖銳的一聲怪叫，滾下一團東西來……

我一時勒不住馬，就一直向前衝。回頭一顧，那馬賊已蹣身起來要逃。我立刻拉回馬頭，夾夾腿衝去，雙腳蹣出馬蹣，憑空一縱，把馬賊壓在下面。我把血刀橫咬在齒間，撕下馬賊的頭巾，抓住頭

髮，正要一刀對正喉口砍下去，突然手軟了……

那是春姐！

我的「拳毛蘆花」在前面顛起了前蹄長嘶一聲……

大草澤的獷悍

滿天星。

千顆，萬顆：像落着的雨點。

一陣陣熱浪，悶溼溼的，在空間翻滾，翻滾。大氣凝成一個巨掌，緊壓着所有動物的胸口，悶炙地透不出一口氣。

晒枯了的白草，赤，赤……憂鬱，破碎的在暗中得到處折裂着。

龐大的草澤，莽莽蒼蒼，死硬硬地向前面鋪張出去，直接着天邊。除了幾棵樹皮被人們剝去吃的亘樹，黑影憧憧，枝桠枯得像老人手指，巍巍顫張開着；整個大草澤上儘是荒草塵粒，亂石破瓦，密密匝匝突起大小土堆，下面埋着骸骨。好幾處被狗扒平了土，露出黯慘無光的一角棺木，晒裂了縫，看得見裏面的白骨，有些骷髏頭被刨出來，對着漆黑的空間，透不過氣樣張着洞黑的嘴，兩個空落落的眼洞，直望着：

鬼火，近處遠處，吐着青光。

這是土堆的世界，屍骸的世界，眼淚的世界，嘆息的世界。這裏盤伏着生命的恐懼，誰走過就會起荒唐的幻想。森寒，荒寂，黃蜂找骷髏做窩，螞蟥終日忙碌在棺縫間穿梭，被遺棄的蛇殼橫在路上。道大草澤是無底的坑，吞去一代代人類的血肉，腐爛着，石化着，變成土，長出草來。

送自己親人屍骸來葬埋時，流着淚。但隔不了多時，他們自己也要默默地躺到這裏來，讓另一代

人流淚。無數代的死，無數代的流淚，爲甚麼要爲死亡悲泣呢？

人間是快樂的嗎？

現在，人間還比死亡快樂嗎？

在這塊鬼的大地上，有多少夜，有人偷偷來哭泣，最後解下褲帶把自己掛在樹枝上。多少夜，一個黑影拿了一把刀劃破自己的喉嚨。多少夜，有人在這裏，低下頭，一口口咬著死人的肉。多少夜，一個人

前晚，又有一個把鋤頭築了個墳，自己爬進去！

昨晚，土酋嫂帶了三個孩子，在土酋哥墳前，將他們哄睡了，包着滿眼的淚水，一一絞死，最後，自己倒在墳前，頭上流出紅的血，白色腦漿！

日出的時候，烏鴉款款飛來，爭啄屍肉。

誰看見了，摸摸乾癟的肚子，目瞪口呆地忖着心事，到夜裏，自己或許也會這樣去做……

然而，也有人在掙扎，獷悍地

狗，淒哀地在遠處嗚嗚的叫！

鏗！一個鐵器撞着瓦塊的響聲！

「啊！」

一條粗大的黑影，在個土堆後突的站起來，兩手抓住衣衿，向後一翻，就打着赤膊。個子大大的，頭也大，像隻南瓜。顴骨凸得凶狠狠的高，張大嘴，虎虎地吐幾口氣。把脫下的布衫，和頭和腦亂

揩。骨嶙嶙的胸口，爬滿汗流，在一起一伏蠢動。

「挖吧！挖吧！」有誰在下面急促的催。

他唔了聲，就把布衫擦到肩上，袋內的東西碰著背脊，「噤耶」一聲。他重新屈下腿，捏起鐵鋤，一掘，向後一拖，剷下一大塊土來。

兩個，在蒸騰騰的空氣裏，伏匍着，挖掘着，渾身上下流着鹹澀的汗，幾股併一股，一點一點滴着，浸到眼裏，痛得睜不開，騰出手一把一把的揩。較矮的一個，年歲也像大些，駝背，藍粗布衫被汗浸得透溼，貼在背上，一摺一摺，像塊豆腐皮。

「真有的嗎？」駝背輕聲地問。

「……」

「一些啥東西？」回過手去，拉一把貼在駝背上的布衫。

「……」

「阿，阿寶——」

「婆嘴婆舌！多問！」

「我不放心呵！」像在對自己說。邊斜過眼去看看同伴的神色。

又沉寂下來，大家都閉緊了嘴脣，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漸漸被掘陷下去的土層，手揮着動，沙土在飛濺，眼前一陣黑，一陣黃，一團團紅色的暈光在飛馳，近過來，遠開去。曲着的腿，骨溜溜發酸，有些無力，有些顫抖，褲子溼漉漉貼着屁股，緊咕咕的很不舒服。胸口被汗流得發癢，混著污穢，黑濁濁彷彿一條條粗大的蚯蚓，游下來，翻下來。

駝背，在額上摸去一把汗，上面立刻添劃幾條黑色的指痕。